



官
三事忠告

74
6286



74
6286

牧民忠告序

宋

五味均平齋

牧民忠告者濱國張文忠公所著書也公以道德政事名於天下其為學則卓乎有所見而不雜於權術其操行則確乎有所守而不奪於勢利凡見諸論議文字之間施諸動靜云為之際蓋無一不本於仁義孝弟之心也故自為縣令為御史為叅議中書為中丞西臺皆即其所行著之簡策有曰風憲忠告曰廟堂忠告而牧民忠告則為令時著也閒嘗盡得而讀之廢書而歎曰是何忠厚之至哉因記弱冠時先子文靖府君語師泰曰我昔在朝當皇慶延祐閒人物最盛一時相知固不少

牧民序



然求其志同道同者莫清河元復初濟南張希孟若也
二人嘗聯鑣過我慷慨論議日昃不忍舍去且相顧曰
在豈復有相得如吾三人孰先死則後死者當銘諸使
子孫在在無相忘也後三十年師泰承乏閩海憲使而
公之子惟遠亦僉司事閒語其故則相對悽愴不已遂
請此書刻諸學宮以規夫牧民者嗚呼數年以來州郡
多故黎民瘡痍每思一賢守令以安靖吾民而不可得
乃知忠告之有補於在教也深矣使天下之爲守令者
家藏一書遵而行之雖單父武城之化不外是矣奚漢
循吏之足論哉

至正十五年秋九月乙巳後學宣城貢師泰序

聽訟第三 凡十條

察情

弭訟

勿聽讒

親族之訟宜緩

別強弱

待問者勿停留

會問

妖言

病民如己病

移聽

御下第四 凡五條

御吏

約束

待徒隸

省事

威嚴

宣化第五 凡十條

先勞

申舊制

明綱常

勉學

勸農

服遠

恤鰥寡

戢強

示勸

毀淫祠

卷下

慎獄第六 凡十條

存恕

獄詰其初

詳讞

視屍

囚糧

巡警

按視

哀矜

非縱囚

自責

救荒第七

凡九條

捕蝗

多方救濟

預備

均賦

祈禱

不可奴妾流民

救焚

尚德

上災異

事長第八

凡六條

各守涯分

寧人負我

處患難

分謗

以禮下人

不可以律己之律律人

受代第九

凡六條

郊迎新代

克終

不競

不可自鬻

告以舊政

完歸

居閑第十

凡六條

輕去就

致政

進退皆有為

以義處命

物民
所短而痛自克治。則官無難爲。事無不集者矣。弛緩克之以敏。浮薄克之以莊。率略克之以詳。煩苛克之以大體。苟不度所任。一循己之偏而處之。鮮有不敗者矣。古人佩弦佩葦。亦皆此意。今人往往讀書無益。涖官不才者。皆由狃於習。而不知痛自克治故也。

戒貪

普天率土。生人無窮也。然受國寵靈。而爲民司牧者。能幾何人。旣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不自愛也。寧不爲古所誚耶。况一身之微。所享能幾。厥心谿壑。適以自賊。一或罪及。上孤國恩。中貽親辱。下使鄉

隣朋友。蒙詬包羞。雖任累千金。不足以償一夕縲紲之苦。與其戚於己敗。曷若嚴於未然。嗟爾有官。所宜深戒。

民職不宐泛授

今選官者。大率重內而輕外。殊不知漢宣帝所以富民。唐太宗所以家給人足。皆由重牧民之長故也。嗚呼。牧民之長。其重若此。乃泛焉而選。懵焉而授。奚爲不是慮也哉。

心誠愛民。智無不及。

赤子之生。無有知識。然母之者。常先意得其所欲焉。其理無他。誠然而已矣。誠生愛。愛生智。惟其誠。故愛無不

周惟其愛故智無不及吏之於民與是奚異哉誠有子民之心則不患其才智之不及矣

法律爲師

吏人蓋以法律爲師也魏相所以望隆當世者漢家典故無所不悉也凡學仕者經史之餘若國朝以來典章文物亦須備考詳觀一旦入官庶不爲俗吏所迂也

上任第二 凡六條

事不預知難以應卒

比入其境民瘼輕重吏弊深淺前官良否強宗有無控訴之人多與寡皆須盡心詢訪也至則遠居數舍召掌

之者語其詳疏其概先得其情下車之日參考以斷若素無所備卒然至部聽訟之際百姓聚觀一語乖張則必貽笑闔境况民心易動尤在厥初初焉無以厭服其心後雖有爲亦將奚信不然受其訟而翼日理之亦可始不宐輕率應答使士民失望也

受謁

諸執事叅謁不可默然無一言第曰誤蒙國恩託茲重寄苾背汗顏期與諸君滌慮洗心以宣大化也汝或余違國有常憲非所敢私諸君其慎之

治官如治家

治官如治家。古人常有是訓矣。蓋一家之事，無緩急巨細，皆所當知。有所不知，則有所不治也。况牧民之長，百責所叢。若庠序，若傳置，若倉廩，若囹圄，若溝洫，若橋障。凡所司者，甚衆也。相時度力，弊者葺之，汙者潔之，堙者疏之，缺者補之。舊所無有者，經營之。若曰：彼之不修，何預我事？瞬息代去，自苦奚爲？此念一萌，則庶務皆隳矣。前輩謂公家之務，一毫不盡其心，卽爲苟祿，獲罪於天。

瘴說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爲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無閒遠邇，民怨神怒，無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也。昔元城劉先生處瘴海，而神觀愈強。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也。慮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故余具載其言，以爲授官憚遠避難者之戒。

禁家人侵漁

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中既不給，其勢必當取於人。或營利以侵民，或因訟而納

賄或名假貸或託姻屬宴饋徵逐通室無禁以致動相
掣肘威無所施已雖日昌民則日瘁已雖日歡民則日
怨由是而坐敗辱者蓋駢首纒踵也嗚呼使爲妻妾而
爲之則妻妾不能我救也使爲子孫而爲之則子孫不
能我救也使爲朋友而爲之則朋友不能我救也妻妾
子孫朋友皆不能我救也曷若廉勤乃職而自爲之爲
愈也哉蓋自爲雖闔門恒淡泊而安榮及子孫爲人雖
謹然如可樂而禍患生几席也二者之間非真知深悟
者未易與言有官君子其審擇焉

告廟

故事牧民官既上必告境內所當祀之神宜以不賄自
爲誓庶堅其遷善之心焉爾後雖欲轉移亦必有所畏
而不敢

聽訟第三 凡十條

察情

人不能獨處必資衆以遂其生衆以相資此訟之所從
起也故聖人作易訟繼以師其示警固深矣夫善聽訟
者必先察其情欲察其情必先審其辭其情直其辭直
其情曲其辭曲政使強直其辭而其情則必自相矛盾
從而詰之誠僞見矣周禮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固不

外乎此。然聖人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蓋聽訟者。折衷於已然。苟公其心。人皆可能也。無訟者。救過於未然。非以德化民。何由及此。嗚呼。凡牧民者。其勿恃能聽訟爲得也。

弭訟

起訟有原。書訟牒者是也。蓋蚩蚩之氓。闇於刑憲。書訟者。誠能開之以枉直。而曉之以利害。鮮有不愧服兩釋而退者。惟其心利於所獲。含糊其是非。陽解而陰嗾。左縱而右擒。舞智弄民。不厭不已。所以厥今。吏按情僞混殺。莫之能信者。蓋職乎此也。大抵一方之訟。宜擇一二

老成鍊事者。使書之。月比而季考。酌其功過。而加賞罰焉。若夫毆詈假質。凡不切之訟。聽其從。宜諭遣之。諭之而不伏。乃達於官。終無悛心。律以三尺。如此則訟源可清。而民間澆薄之俗。庶幾乎復歸於厚矣。

勿聽讒

健訟者。理或不勝。則往往誣其敵。嘗誦官長也。聽之者。當平心易氣。置謗言於事外。惟覈其實。而遣之。庶不墮奸民計中矣。

親族之訟宜緩

親族相訟。宜徐而不宜亟。宜寬而不宜猛。徐則或悟其

非猛則益滋其惡。第下其里中開諭之。斯得體矣。

別強弱

在俗之情。強者欺弱。富者吞貧。衆者暴寡。在官者多凌無勢之人。聽訟之際。不可不察。

待問者勿停留

昔嘗使外。所過州縣。待問者雲集乎門。每病焉。乃命一能吏簿其所告。而日省之。而日遣之。不浹旬。則訟庭闐然矣。

會問

訟有相約而問者。不可乘一時之忿。擅加榜掠也。若釋

道若兵卒。諸不隸所部者是已。

妖言

民有妖言惑衆者。則當假以別罪而罪之。如有妄書。取而火之。則厥跡滅矣。勿使蔓爲大獄。延禍無辜。

民病如己病

民之有訟。如己有訟。民之流亾。如己流亾。民在縲繼。如己在縲繼。民陷水火。如己陷水火。凡民疾苦。皆如己疾苦也。雖欲因仍。可得乎。

移聽

近年司憲受詞訟。往往檄州郡官代聽之。代聽者不可

承望風旨。邀寵一時。使人茹枉受刑。而靡恤陰理。

御下第四 凡五條

御史

吏佐官治事。其人不可缺。而其勢最親。惟其親。故久而必至。無所畏。惟其不可缺。故久而必至。為姦。此當今之通病也。欲其有所畏。則莫若自嚴。欲其不為姦。則莫若詳視其案也。所謂自嚴者。非厲聲色也。絕其饋遺而已矣。所謂詳視其案者。非吹毛求疵也。理其綱領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有巨細。皆資案牘以行焉。少不經心。則姦偽隨出。大抵使不忍欺為上。不能欺次之。不敢欺又次之。夫以善感人者。非聖人不能。故前輩謂不忍欺在德。不能欺在明。不敢欺在威。於斯三者。度己所能而處之。庶不為彼所侮矣。

約束

諸吏曹。勿使縱游民間。納交富室。以泄官事。以來訟端。以啓倖門也。暇則召集。講經讀律。多方羈縻之。則自然不橫矣。

待徒隸

皂卒徒隸。非公故。勿與語。非公遣。勿使與民相往來。若輩小人。威以涖之。猶恐為患。一或解嚴。必百無忌憚矣。

省事

爲治之道其要莫如省心心省則事省事省則民安民安則吏無所資一或紛然上下胥罹其擾也然事亦有必不能省者則又在夫措畫隄防之術何如耳古人謂多算勝少算少算勝無算不特用兵爲然一役之修一宴之設一獄之興誠能思慮周詳繁略畢舉則民之受賜不淺矣某嘗爲縣胥吏輩春則追農以報農桑夏則檄尉以練卒伍秋則會社以檢義糧冬則賦芻以飼尙馬其他若逃兵凶戶逸盜及積年逋稅之民動集百餘不賄不釋某見其然常揮牘不爲署暇則將一二謹厚

吏親詣其地而按之可擬者擬可行者行由是一切惟以信版集事吏人失志百姓獲安至今旁郡以爲例

威嚴

小而爲一邑大而爲天下賞罰明則不煩聲色而威令自行人徒知治民之難而不知治吏爲尤難蓋民與官不能知理法誤然而犯宜若可矜吏則日處法律中非不知也小過不懲必爲大患無所忌憚矣嘗聞治民如治目撥觸之則益昏治吏如治齒牙剔漱則益利傳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法此而行斷不至於難治矣

宣化第五 凡十條

先勞

古之爲政者身任其勞而貽百姓以安今之爲政者身享其安而貽百姓以勞己勞則民逸己逸則民勞此必然之理也憚一己之勞而使闔境之民不靖仁人君子其忍爾乎昔子路問政而聖人告以先之勞之無倦嗚呼此真萬世爲政之格言也歟

申舊制

朝廷德澤牧民者多屯而不能宣布所謂文武之道布在方冊但有司寢廢而不爲申明遂爲墜典苟求揭而行之則不待他而治道備矣

明綱常

欲先教化去其斲教悖化者則善類興矣近年子叛其父妻離其夫婦姑勃蹊昆弟侮閒奴不受主命冠履倒置者比比皆然凡若此者不必其來告當風鄉長恒糾其尤甚者諭衆而嚴決之則自懍然改行矣

勉學

學校乃風化之本俗吏多忽焉不以爲務是不知天秩民彝一切治道胥此焉出暇則率僚案以觀講習或生徒有未濟廩餼有未充祭物有未完教養有未至激勸

有未周。皆敦篤以成之。久則弦誦之聲作。而禮義之俗可興矣。

勸農

農之勤惰。一歲之苦樂係焉。其所當爲。有不待勸焉者。時因行治。視其輟工廢業者。切責之。遠近聞之。必知自勵也。常見古之勸農者。先期以告。鳩酒食。候郊原。將迎奔走。絡繹無寧。蓋數日騷然也。至則胥吏童卒。裸然而生。威賂遺徵。取及雞豚。名爲勸之。其實擾之。名爲優之。其實勞之。嗟夫。勸農之道。無他也。勿奪其時而已矣。繁文末節。當爲略之。

服遠

或問遠方獠民。巢居溪洞。猛不能讐。寬不能懷。喜則人怒。則獸欲。宣朝廷德澤。若之何而可。余曰。物之至狠。無虎狼若也。然使之左右前後。惟吾之聽者。得乎制之之術也。夫克剛莫若柔。治繁莫如簡。且遠之所以反側不恒者。亦必有由矣。或貪其財。或喜其滅。或俘其子女。或戮其官屬。以致蟻結蜂屯。肆其酷毒。將安之而不能誅之。而非所事。茲欲翕然鼓舞而聽吾使。或爾但嚴守已界。恬不與較。久而彼自馴伏矣。况彼兵一動。守土者非有上命。坐視而不敢前。比許追襲。則已雉兔逃而禽鳥

散矣。由是而論，安靜不競者爲上，恬無所求者次之，邀功生事，妄開邊釁，斯爲下矣。官於遠方者，尙監於茲。

恤鰥寡

鰥寡孤獨，王政所先。聖人所深憫，其聚居之所，暇則親蒞之，或遣人省視。若衣糧若藥餌，吏不時給者，糾治之。

戢強

或謂民有豪強，則不能致治，是殆爲貪邪之吏而發也。夫豪強之所以敢析者，由牧民者有以縱之也。何也？與之交私故也。苟絕其私，不動聲色，而使其膽落，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又曰：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信哉。

示勸

諸民有旌表及學行異衆者，時加存慰，爲勸必多。

毀淫祠

毀淫祠，非燭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非行已端而處心正者，不敢。

牧民忠告卷上

牧民忠告卷下

濟南張養浩著

慎獄第六 凡十條

存恕

人之良孰願為盜也由長民者失於教養凍餒之極遂至於此要非其得已也嘗潛體其然使父饑母寒妻子慍見微負笏午疹疫交攻萬死一生朝不逮暮於斯時也見利而不回者能幾何人其或因而攘竊不原其情輒置諸理嬰笞關木彼固無辭然百需叢身孰明其不獲已哉古人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嗚呼！人能以是論囚，雖欲慘酷，亦必有所不忍矣。

獄詰其初

獄問初情人之常言也。蓋獄之初發，犯者不暇藻飾，問者不暇鍛鍊，其情必真而易見。威以臨之，虛心以詰之，十得七八矣。少萌姑息，則其勞將有百倍。厥初者，故片言折獄，聖人惟與乎子路，其難可知矣。

詳讞

在獄之囚，吏案雖成，猶當詳讞也。若酷吏鍛鍊而成者，雖讞之囚不敢異辭焉。須盡辟吏卒，和顏易氣，開誠心

以感之，或令忠厚獄卒，欵曲以其情問之，如得其寃，立為辨白，不可徒拘閱吏文也。噫！姦吏舞文，何所不至哉！

視屍

故事承檢屍之牒，則劃時而行，重人命也。其或行焉而後時，時焉而不親泣，親焉而不精詳，罪皆不輕也。其檢之之式，又當徧考。筮仕者不可以不知。

囚糧

天地之德曰好生，聖朝體之，以有天下，諸在縲紲，無家者皆給之糧，惟縣獄不給也。意者縣非待報之官府，故令略詰其然而上之州，比見為州者，往往為吏之所欺。

吹求不受。以致瘐死於縣獄。夫罪不至死。而以已私繆殺之。不仁甚矣。爲州若府者。尙深戒之。

巡警

詰盜非難。而警盜爲難。警盜非難。而使民不爲盜尤難。蓋天下之事。先其幾爲之。則有餘。後其幾爲之。則艱苦而無益。夫盜之發也。恒出不虞。知者防於未然。其防之之術。則在廣耳目。嚴巡邏。戒飲博。禁游聚。或旬或月。卽命尉行境。以恐懼之。夫盜猶鼠也。尉猶捕鼠之狸也。勤於出。鼠必伏而不動。狸怠出。則鼠必興矣。彼爲尉者。與其勞於已然。孰若警於未發之爲愈。若夫使民不爲盜。則又在於勤本。以致富。勤斯富。富斯禮。義生禮。義生。雖驅之使竊。亦必不肯爲之矣。故管子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諒哉。

按視

獄庭時當一至也。不惟有以安衆囚之心。亦使司獄卒吏輩。知所警畏。而無飲博喧嘩。逸而反獄者。是亦先事防之之微意也。倉庫同。

哀矜

亾友段伯英嘗尹鉅野。民有犯法受刑者。每爲泣下。或以爲過。余聞之。私自語曰。人必有是心。然後可以語王。

政且獨不聞古人亦有禁人於獄而不家寢者乎。要皆良心之所發。非過也。

非縱囚

古人縱囚省親。如期還獄者甚多。要不可以爲法也。夫法者天子之所有。而民或犯之。是犯天子之法也。而彼乃與期而縱之。是不幾於弄天子之法。以掠美市恩於下者乎。然出於朝廷則可。出於一己之私則不可。

自責

教民不至。則犯禁者多。養民無術。則病饑者衆。爲守與牧。而使其至此。獨歸咎於民。難矣哉。

救荒第七

凡九條

捕蝗

故事蝗生境內。必馳聞於上。少淹頃刻。所坐不輕。然長民者亦須相其小大多寡。爲害輕重。若遽然以聞。涖其上者。羣集族赴。供張徵索。一境騷然。其害反甚於蝗者。其或勢微種穉。則當亟率衆力以圖之。不必因細虞以爲來大難於民也。故凡居官。必先敢於負荷。而後可以有爲。

多方救賑

天所畀人富與貴者。非欲其自裕。蓋將使推所有以濟

人之不及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斯不負天畀之富矣。直者舉之，枉者錯之，斯不負天畀之貴矣。然富貴而能若是者，其惠在人，而善則在己，名爲惠人，實自惠也。故古之有民社者，或不幸而值凶荒，天札之變，視其輕重，必有術以處之。或私帑之分，或公廩之發，或託之工役，或假以山澤，或已負蠲征，募糴勸糶，或聽民收其遺糶，或命醫療其疹疾。凡可以拯其生者，靡微不至。蓋古人視民如子，天下未有子在難，而父母坐視不救之理也。嗚呼！凡牧民者，其以古之人爲法，庶無彼我之間哉。

預備

災異之生，常出於人之所不意。誠素有其備，雖甚災，不足爲憂也。今州郡多無委積，雖有之，而在上者封錮甚嚴，不測有虞，茫無所措手。此厥今牧民者之通患也。然今所謂祇應之錢者，山州僻縣未嘗有之，而使客往還，率無枵腹而過者，意必有以規畫也。至於備荒之儲，獨未有及焉者，豈以治平之時，何遽有此，所以因仍歲月，幸滿而去，不復爲民遠慮耶？嘗聞近代爲縣者，教民種蔓菁，搗其根以爲餅，大者三四斤，乾而儲之。後值凶年，蒸以食，饑民味甘且美，賴以全活者甚衆。夫古人慮民之周也如此，其肯苟且幸代而不爲民預備哉。

均賦

故事民之稅賦三年則第其貧富而均平之或好名未及而先爲或避謗踰期而不爲皆非也如期行之民受賜不淺矣

祈禱

凡有祈禱不必勞衆齋居三日以思己愆民有冤歟己有賊歟政事有未善歟報國之心有未誠歟無則如儀行事有則必俟追改而後禱焉夫動天地感鬼神非至誠不可纖毫之惡未除則彼此邈然矣

不可奴妾流民

嘗見一顯官於凶年市所部民子女殆數十餘人美且壯者皆奴妾之餘將賂時要以希恩寵也僕聞而擗蹙曰使其困憊吾治己得罪矣又不能救而反奴妾之大獲罪於法耶故感而書之以戒後來者

救焚

民或失火則伐鼓集衆親涖以救之惻隱之心人所共有誠能鼓舞以作其氣雖仇人亦將焦頭爛額而相趨患難矣

尚德

反風滅火虎渡河蝗不入境金境之水回流此在長民

者之德何如耳。殆不可皆謂之偶然也。

上災異

災異之事則不可不聞。祥瑞雖不上可也。

事長第八 凡五條

各守涯分

尊卑之分定。則家無逆子。國無叛臣。夫國之所以亾。家之所以敗。皆由卑不有尊。而尊不能制卑之所致也。考諸歷代。厥監甚明。今夫上而朝廷。下而郡邑。其設官也。有長焉。有貳焉。有幕屬焉。有胥吏焉。各安其分。而事其事。天下安有不治者哉。惟其小智自私。乖同寅之義。無

協恭之誠。衷旣不和。則所見必有不同者。以長官不知待佐貳之禮也。或佐貳闇於事長官之道也。少見辭色。則彼此胥失矣。若夫事例應爾。而所見或不同。居下者當誠其意。婉其辭。卑其容體。以開其上。若猶未允。則俟其退而語之。家人非木石。無不回之理。其或居下者有所不可。爲長者亦當如是曉之也。稍有所挾。雖面強從。退而必有不堪者。日引月深。終於洩露。人見其乖忤也。讒譖之言。乘之而入。入則訟必興。而政事隳矣。爲一時之忿。使同寮之心離。闔境之民不得治。則其人之褊淺可知矣。古人有言。必有忍。乃其有濟。又曰。欲成大事。必

須少忍。又曰：忍爲衆妙之門，旨哉。

寧人負我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此待己之道也。天下之善，不必已出。此待人之道也。能行斯二者，於道其庶幾乎。

處患難

凡在官者，當知榮與辱相倚伏，得與失相勝負，成與敗相循環。古今未有榮而無辱，得而無失，成而無敗之理也。雖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物理人事，莫不皆然。處之不以道，則纖毫之寵必搖，而一唾之辱必挫矣。故君子於外物輕重，皆所不恤。顧其在我者，何如爾。使其有可辱。

雖不加譴，而君子恒以爲不足，使其無可辱。雖置之死地，而君子恒以爲有餘。歷觀自昔，大聖大賢，不幸橫罹禍患，恬然不易其素者，灼乎此而已矣。苟惟能處榮而不能處辱，惟能安順境而逆境則不能，一朝居，欲望其臨政有餘爲難矣。嗚呼！善觀人者，其於此焉察之。

分謗

是非毀譽，自古爲政所不能無者。是則歸人，非則歸己。聞譽則歸人，聞毀則歸己，無長無貳，處之皆當如是也。前輩云：恩欲己出，怨將誰歸。嗚呼！此真博大君子之言也。

以禮下人

夫能下人者其志必高其所至必遠昔某郡有新守褊驚大不禮其下常令掾屬羅拜於庭下有一賢掾初以疾在告疾愈當庭參是日偶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掾拜焉掾恬然不動容興伏惟謹識者知其他日必為宰相也後果然

不可以律己之律律人

同官有過不至害政宜為包容大抵律己當嚴待人當恕必欲人人同己天下必無是理也

受代第九

凡六條

郊迎新代

聞代者來則避所居而郊迎之不可以其代己也而疾之而薄之而不以舊政告之也大抵天下之善在彼猶在此勸人為善即己之為善也詎可惟許己為善而不願他人為善哉

克終

為政者不難於始而難於克終也初焉則銳中焉則緩末焉則廢者人之情也慎終如始故君子稱焉

不競

嘗見世之交代者多有所爭要皆舊官不廣之所致或

據其居而不徙。或專其田而不分。或匿其公物。不盡以相授。使新者懷不平。而無所訴。甚非士君子善後之道也。夫利之與義。勢不並處。義親則利疏。利近則義遠。况爲民師帥。而專務於利。其聚怨納侮。視市井小人不若也。故君子之從政也。寧公而貧。不私而富。寧讓而損己。不競而損人。

不可自鬻

代之未至也。風民立石以頌德。結綺門以祖行。鳩錢帛以佐路費。建生祠以圖不朽之名。皆非士君子之事也。蓋爲善不求人知者爲上。知而不自有其善者次之。呶

呶焉。自媒自鬻。惟崇虛譽者。風斯在下矣。

告以舊政

近代東原吳曼慶爲某所憲長。旣代。諄諄告上者曰。某事有少許未完。某獄已具而未決。某案有如是可疑。某人有許能而可用。一部之政。毫分縷析。惟恐其不知。知之惟恐其不盡。嗚呼。今之仕者。方其在職。尙不肯用心。况已代去。而敢責其如是哉。

完歸

其在政也。民被德澤。訟清盜息。豪強消沮。同僚悅服。則去之之日。雖弊車羸馬。行橐蕭然。其樂有不翅萬金。獲

而千駟受者。前輩由外官而至執政者。論濟人之功。皆自以爲不及。爲縣遠甚。嗚呼。有志及物者。其勿薄州縣而不屑爲也。

閑居第十 凡五條

輕去就

士之仕也。有其任斯有其責。有其責斯有其憂。任一縣之責者。則憂一縣。任一州之責者。則憂一州。任一路之責者。則憂一路。與天下爲憂也。蓋任重則責重。責重則憂深。古之人所以三揖而進。一揖而退者。有以也。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爲

臣。固未嘗不憂其責。而以位爲樂也。彼以位爲樂者。苟其位者也。嗚呼。大聖大賢。宜不難於其所任。猶且不自暇逸。如此。吾才遠不逮聖賢。願可樂其位而重其去也哉。

致政

古人以休官致政爲釋重負而脫羈囚。竊嘗思之。誠有是理。方其仕也。嚴出入而慎起居。一頓一笑。亦不敢以輕假人。蓋一身而爲衆師表。少踰規矩。謗議四聞。譬之特行於高屋之上。自頂至踵。在下者無不見之也。一朝代至。完身而去。詎止如釋重負脫羈囚而已哉。嘗見仕

而休居者。往往不喜。或命子姪。或託朋友。市奸構訟。靡政不及。小有所違。則曰去官。同見任。使新上者。法格令弛。拒納難容。而撓沮排舐。爲狀百端。細民無知。亦從而靡。設使己政之初。人以其是薦擾。當若何。推心體之。必自知其可惡矣。

進退皆有爲

進則安居以行其志。退則安居以脩其所未能。則是進亦有爲。退亦有爲也。近世士大夫。惟徇於進退。則惛然無所猷爲。甚而茹愧懷慙。蹙縮不敢一出戶。夫軒冕古人以爲儻來之物也。其有也何所加。其無也何所損。不思良貴在我。惟假於物。以爲重輕焉。則其人品之卑下。不待論而可知矣。

以義處命

世俗以窮達進退皆本夫命。謂命之窮者。雖謁蹶求進而亦窮。命之達者。雖遠逝深藏而亦不能退。此星翁術士之常談。非君子所尙也。君子則以義處命。而不以命害義。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吾不謂命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吾豈謂命哉。彼淪胥富貴利達之境。而不能出者。則往往託命以自誣。宜乎接武禍機。而卒不能悟。悲夫。

求進於己

士當求進於己而不可求進於人也。所謂求進於己者，道業學術之精是已。所謂求進於人者，富貴利達之榮是已。蓋富貴利達在天而不可求，道業學術在我而不可不求也。况古之人不以富貴利達爲心也。其所以從仕者，宜假此以行道也。道不行而富貴利達者，古人以爲恥而不以爲榮。嗚呼！非誠有致君澤民之心者，其孰能與於此。

風節

名節之於人，不金幣而富，不軒冕而貴。士無名節，猶女

不貞，則何暴不從，何美不附。雖有他美，亦不足贖也。故前輩謂爵祿易得，名節難保。爵祿或失，有時而再來。名節一虧，終身不復矣。嗚呼！士而居閑者，能以此言銘其心，庶不易所守而趨勢要哉。

牧民忠告卷下

風憲忠告序

曩聞崇安令鄒從吉甫能以忠信使民民亦樂其治予過崇安會從吉問所治何先卽出書一卷曰某不敏粗効一官者此書之力也予閱其書則濱國張文忠公爲縣令時所著采比古人嘉言善行自正心脩身以至事上惠下擿姦決疑卹隱治賦凡可爲郡縣楷式者無不曲盡其宜且簡而易行約而易守名之曰牧民忠告及余客京師嘗於臺臣之家見所謂風憲忠告者言風紀要務凡十章亦公爲御史時所著也今年余謁閩海監憲莊公出風憲忠告將鈔梓以廣其傳俾余序之余得



重觀是書則歎曰文忠真仁人也仁者恥獨善於己己為令長得牧民之道欲使天下牧民之吏人人盡其道已為憲臣能振紀綱慎舉刺言人所難言欲使天下為憲臣者人人皆然公其心於天下而不私其身雖令尹子文之忠不及此也傳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是書可謂仁人之言矣時文忠公之子引來僉閩憲克濟世德云至正乙未秋林泉生序

風憲忠告目錄

- 自律第一
- 示教第二
- 詢訪第三
- 按行第四
- 審錄第五
- 薦舉第六
- 糾彈第七
- 奏對第八
- 臨難第九

全節第十

風憲忠告目錄

風憲忠告

濟南張養浩著

自律第一

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嚴也。然有官守者則當嚴於士焉。有言責者又當嚴於有官守者焉。蓋執法之臣將以糾姦繩惡以肅中外以正紀綱自律不嚴何以服衆夫所謂嚴如處子之居室一行一止一語一默必遵禮法厥德乃全跬步有違則人人得而訾之矣。苟挾權勢惟殖己私或巧規子錢或盜行鹽鐵或荒耽麴蘖或私用親屬或田獵不時或宴遊無度或潛托有司之事或妄

興不急之工。或曠官第而弗居。或縱家人而不檢。於斯數者而有一焉。皆足爲風憲之累。近年南北富民多起宅以居。勢要因濟己私。既有官舍。則不必居於彼矣。夫國家以中臺爲肅政。以御史爲監察。以憲司爲廉訪者。欲以糾奸貪。戢紛擾。開誠布公。俾所屬知所法也。今而若是。牧民之吏。將焉法哉。且他人有犯。輕則吾得而言之。又重吾得聞於上而戮之。己之所犯。其孰得而發哉。恃人不敢發。日甚一日。將如臺察何。將如天理何。故余備載其然。俾爲憲司者有則改之。無則益知所以自重。

示教第二

甚矣人之不可無教也。生如聖人。猶胥訓告。胥教誨。况不能聖人萬一者。可忽焉而不務哉。大抵常人之情。服其所遵。而信其所畏。非是者雖耳提面命。則亦不足以發其良心。何則。非所素服素畏者故也。今夫庶司之職。爲衆所畏服者。莫如風憲。誠因監蒞於彼。或始上之日。會所屬而勗之曰。彼之官重者。廷授。次者省授。又次則吏部授。大小雖殊。無非國家臣子。爲人臣子。奸汙不法。人孰汝容。夫納賄營私。所得甚少。所喪甚多。與其事敗而治。曷若先事而教之爲愈哉。吾之此言。雖曰薄汝。實厚汝也。雖若毒汝。實恩汝也。苟能如是諭之。吾知退而

必有率德改行。易凶惡爲善良者矣。且刑罰不足以致治。教之而使不犯。爲治之道莫尙焉。聖人謂不教而殺。謂之虐。又聞治於未然者易。治於已然者難。近年劉伯宣爲浙西憲使。疏真西山守令四箴。播告所屬。且曰。近年執憲者。惟知成人以刑。而不知誨人以善。嗚呼。劉公此言。可謂仁人君子深得風憲之體者矣。

詢訪第三

今爲政者。往往以先入之言爲主。非彼狃狗一偏。蓋由不通上下之情故也。欲通其情。莫如悉心詢訪。小而一縣一州。大而一郡一國。吏孰貪邪。官孰廉正。何事病衆。

何政利民。及豪橫有無。風俗厚薄。旣得其凡。他日詳加綜覈。復驗以事。其孰得而隱哉。苟廉矣。卽優之禮貌。薦之舉之。則善者勸矣。苟貪矣。雖極品之貴。卽蔑之。威拒之。糾劾之。則爲惡者懲矣。推而至於待士遇吏。亦莫不然。大抵一道之任。猶一家之務焉。善爲家者。其子弟族屬。下逮奴隸。其情性良否。皆所當知。一或不及。則將甘爲所弄。而不悟。久而必致是非顛倒。以佞爲忠。以貪爲廉。以無能爲有能。政令不行。而紀綱替矣。前輩有云。爲宰相不難。一心正。兩眼明。足矣。嗚呼。彼長風憲者。其責任之重。亦豈下夫宰相哉。若之何。不以前輩之言爲法。

按行第四

將家云多算勝少算少算勝無算不特用兵爲然雖涖官臨政亦莫不爾夫廉司所涖之處一方官吏皆惕然不自安其所不安者由彼爲惡日久恐人有以發而訟之一旦故也彼旣內隱其惡則必多方以求司官所親之人而解之夫司官所親者曰書吏焉曰奏差焉曰總領焉曰祗候焉夫爲人彌縫私罪則何求不得何請不遂爲司官者苟不深防預備嚴爲禁切萬一連已悔將何及若乃司官廉正猶或庶幾其或彼此胥貪弊將焉救於是乎有箕斂者有捆載者有篋筥充者囊橐盈者

凡土所宜靡不搜刮昔端州出佳硯包孝肅公出判於彼及其代也徒手而歸李及知杭州絲餽縷謁不逮門由是白樂天文集終身以爲慊古人持身之廉如此况在風憲其所行州郡敢假分毫之物以自溷哉大抵憲長得人則司官不敢恣司官得人則書吏不敢恣抑聞各道公宴司官書吏奏差同堂而坐喧譁笑謔上下不分所以致彼操縱自如百無忌憚諺謂廉訪司乃書吏之權卽此觀之信匪虛語誠能設法以禁之威武以臨之小有所犯卽隨以鞭朴如此庶使精銳消沮威福不張於外矣凡初入風憲者不可不知

審錄第五

書曰。庶獄庶慎。又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易謂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於戲。以此見聖人好生之心。與天地等矣。夫饑寒切身。自非深知義理之人。不敢保其心無他。况蚩蚩之氓乎。爲守牧者。教養之不至。窮而爲盜。是豈得已哉。古人有以灼其然。故爲制也。恒寬緩而不促迫。恒哀矜而不忿疾。均之爲盜也。而有長幼踈戚之分。均之爲姦也。而有夫亾夫在之殊。有疾則醫藥之。疾革則釋桎。入人而待之。夫彼冥迷凶險之徒。旣麗於理矣。何足綴意。而古人爲制如此者。則其仁恕忠厚之情。

可見矣。昔歐陽公父治死囚之獄。求其生而不得。則掩卷而嘆。其言曰。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况世常求其死哉。後之殘忍者。一切不務。而惟威刑之尙。謂其無茹冤而死者。吾不信也。夫蒞官之法。無他。口威心善而已矣。口威則欲其事集。心善則不欲輕易害物。况久繫之囚。尤當示以慈祥。召之稍前。易其舊所隸卒吏。溫以善言。使自陳顛末。情無所疑。然後叅之以案。若據案以求其情。鮮有不誤人者。蓋州縣無良吏。不敢信其已具之文。毫釐或差。生死攸繫。故聖人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功疑惟重。罪疑惟輕。論囚之道。盡於此矣。君子其

慎諸

薦舉第六

夫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舉天下之賢。蓋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亦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兼收博采。治理可望焉。故前輩謂報國莫如薦賢。真知要之言哉。今夫富者之治家。有田焉。必求良農使之耕。有貨焉。必求能商使之賈。有牛羊焉。必求善豢者使之牧。何則。蓋彼拳拳於治家。故不得不求其人也。况受天下之寄。任天下之責者。乃不知求天下之才共治之。豈其智之不若彼富者哉。由其爲國之心。未嘗如其爲家之心之切。故

也。於此有人焉。廉而且幹。雖有不共戴天之仇。公論之下。亦不得而私焉。世嘗謂風憲非親不保。非仇不彈。又有身爲憲佐。風御史薦已就陞者。嗚呼。委以黜陟百官之權。授以儀表百司之職。乃不思報効。惟假之以行己私。人則受其欺矣。天地鬼神其受欺乎。大抵求而後舉。不若不求而舉之爲公。識而後薦。不若采之輿論之爲博。夫已不求賢。必使人之求己者皆非也。蓋求則不必舉。舉則不必識矣。故古人有聞而舉者。有見而舉者。有舉仇者。有舉親者。有集於簿者。有疏諸屏風者。有書之夾袋者。雖其舉不一。要極於公。當無私而已。於戲。誠如

是則爲相爲風憲者安有臨事乏才之嘆

糾彈第七

夫臺憲之職無內外遠邇之分凡有所知皆得盡言以聞於上雖在外苟知居中者非人糾而言之可也雖在內苟知外官者不法糾而言之亦可也大率期以至公無私斯得之矣夫人之仕也有貴近焉有踈遠焉貴近者不少貸則位卑而罪微者不待劾而自艾矣故前輩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亦此意也竊嘗謂薦舉之體則宜先小官糾彈之體則宜先貴官然又當審其素行爲君子爲小人如誠小人雖有所長亦不必舉何則其平

日不善者多也如誠君子雖有小過亦不必言何則其平日之善者多也况刑憲本以待小人君子之過苟不至甚殆不宜輕易害之使數十年作養之功掃地於一旦也蓋人才難得全才爲尤難得昔趙清獻公在言路彈劾不避權貴京師號爲鐵面御史嘗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其言曰小人雖有小過當力排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誑誤則當爲國家保持愛護以全其德於戲趙公之言可謂深識遠慮真知大體之論矣故余表而出之以爲當路者楷式

奏對第八

中外之官莫難於風憲莫危於風憲曷謂難人之所趨者不敢趨人之所樂者不敢樂人之所私者不敢私所謂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非難而何曷謂危入焉與天子爭是非出焉與大臣辨可否至於發人之姦貶人之爵奪人之官甚則罪人於死地一或不察反以爲辜則終身無所控訴非危而何然君子居其官則思盡其職所謂危且難者固有所不避焉竭忠吐誠置死生禍福於度外庶上不負所學其或奏對於殿廷之上平心易氣惟事之陳理誠直雖從容宛轉而亦直理誠屈雖抗厲激切而亦屈夫悻悻其色辭非惟有失事上之體

而於已於事亦無所益古之攀欄斷鞅曳裾軻輪者皆勢危事迫不得已而爲之苟事不至是殆不可執以爲法前輩謂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體此而行則蔑有不從者矣

臨難第九

夫人臣而當國家言責之任刑辱之事不敢必其無有要在順處靜俟以理勝之而已若乃求哀乞憐惴讐無所已先挫撓何以自明夫盡己之職爲國爲民而得罪君子不以爲辱而以爲榮雖縲紲之椎楚之斧鉞之庸何愧哉歷觀自古處禍患而不亂者三代而下如子路

之結纓宜僚之正色黃霸之在獄授書王景之與客奕
棋劉禕之自書謝表魏元忠之聞赦不動是皆有以真
知義命所在非區區人力所得而移也然士君子平昔
所養其深與淺其情與僞於焉可以見之李斯臨刑父
子相泣楊子雲被收投閣幾死王坦之與謝安齊名桓
溫來朝倒執手板崔浩自比子房爲辨史事聲嘶股栗
溺不能隱此可見彼惟事口耳而於聖賢性命之學實
未嘗得諸心也善乎韓文公之言曰儒者之於患難苟
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
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

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故君子之學以明
理自信爲貴

全節第十

人之有死猶晝之必有夜暑之必有寒古今常理不足
深諱若爲子死於孝爲臣死於忠則其爲死也大身雖
歿而名不沒焉太史公謂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
非其義則不死所以重於泰山也如其義則一切無所
顧所謂輕於鴻毛也嗚呼夫人以眇然之身倏爾之年
使之山岳聳而日星揭者非節義能爾耶况人之貴賤
壽夭天所素定而謂附此人則得官違此人則失官言

事則身危。不言則無患。此世俗無知者所見。士君子豈以是爲取舍哉。然正直亦有時而被禍者。君子以爲不幸。奸邪亦有時而蒙福者。君子以爲幸。一以爲不幸。一以爲幸。則其是非榮辱較然。故節義者天下之大閑。臣子之盛德。不蕩於富貴。不蹙於貧賤。不搖於威武。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彼依阿澆忍。枉已徇人者。所謂無關得喪。徒缺雅道。正使獲榮寵於一時。迨夫勢移事去。其前日之榮。電滅風休。漠無蹤跡。其昭在人耳目者。奸佞之名。千古猶一日。其爲辱也。庸有旣乎。嗚呼。寧爲此而死。不爲彼而生。以是處心。庶無愧於古人矣。

風憲忠告

廟堂忠告序
平夷十六日賊亂東華殿亦宜亦宜
士君子之生斯世也。力學以行其道。立言以明其道。故雖沒猶不沒也。吾鄉雲莊張先生希孟。元之名臣也。道德文章著聞當時。顯生也。晚不獲親炙先生之門。嘗侍先君子。聞先生有牧民忠告。風憲忠告。廟堂忠告等書。而不一見。又聞先生爲西臺中丞時。憫民饑死。作詩白於朝。有曰。西風疋馬過長安。餓殍盈途不忍看。十里路埋千百冢。一家人哭兩三般。犬銜枯骨筋猶在。鴉啄新屍血未乾。寄語廟堂賢宰相。鐵人聞此也心酸。卽發粟賑貸。民賴以活者。不可勝數。先生之奇功碩德。類蓋如

此今年夏予以公務過高州謁先聖廟儒學教授高某知予齊人因出先生所著廟堂忠告諸編予得盡讀之則昔之不慊於心者釋然矣嗟夫公之用心仁矣哉不惟有以善諸己又欲有以淑諸人所以陰相天常扶助世教維持紀綱匡弼治道者舍是書何以哉且道無古今前後之殊但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苟得其所同然雖越千百載猶一日也嗟夫事君之要爲政之方具在此書豈敢獨私是用命工鋟梓傳諸四方與同志共之

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六月朔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左叅議靳顯序

廟堂忠告目錄

修身第一

用賢第二

重民第三

遠慮第四

調燮第五

任怨第六

分謗第七

應變第八

獻納第九

退休第十

廟堂忠告目錄

廟堂忠告

濟南張養浩著

修身第一

前輩謂仕宦而至將相爲人情之所榮是不知榮也者
辱之基也惟善自修者則能保其榮不善自修者適足
速其辱所謂善自修者何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處
事恭慎以率百僚如是則令名隨焉輿論歸焉鬼神福
焉雖欲辭其榮不可得也所謂不善自修者何徇私忘
公貪無紀極不戒覆車靡思報國如是則惡名隨焉衆
毀歸焉鬼神禍焉雖欲避其辱亦不可得也於戲身爲

宰相何善不可行。何功不可立。顧乃爲區區之利。蠱惑而妄行。豈不深可惜哉。且自古居相位者。未聞死於凍餓。而死於財。於酒。於色。於逸樂者。無代無之。昔諸葛孔明爲丞相二十年。無尺寸之增於家。未嘗憂其貧。竟以勞於王事而卒。至今其名之榮。常若世享萬鍾而不絕者。唐元載爲相。惟利是嗜。及其敗也。籍沒其家。胡椒八百斛。至其名之穢。常若蒙不潔而播臭無窮者。嗚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姑以八十爲率。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古人謂利令人智昏。茲明驗矣。

嗚呼。凡爲相者。能以諸葛孔明爲法。唐之元載爲戒。雖台鼎終身。又何悔吝之有。

用賢第二

天子之職。莫重擇相。宰相之職。莫重用賢。然則何以知其賢。詢諸人。則知之。察其行。則知之。觀所舉。則知之。夫爲室而不衆。工之資。梓人雖巧。室不能成矣。爲國家而不衆賢之集。相臣雖才。國不治矣。彼爲相者。誠能開誠布公。廓焉無我。已有不能舉能者而用之。已有不知舉知者而用之。已有不敢言舉敢言者而用之。如是則彼之所能。皆我有矣。必欲一身而兼衆人之事。雖大聖大

賢有所不能。夫粹白之狐，舉世所無有也。然而有粹白之裘者，善取於衆而已矣。况大臣初不貴乎事，無不知。第公正其心，無所媚疾，則智者效謀，勇者效力，咕咕以爲才，捷捷以爲辯，自銜自伐，則賢者必不樂爲之用。大抵人君自伐，則臣職有所不行；相臣自伐，則百執事之職有所不行。爲人上者，操約以馭繁，居靜以制動，以無心而應天下之心，則所令者從，所庸者勸。苟知其賢而任之，旣任而疑之，而務勝之，顧與不知不用，自任其才也。奚異若然，則體統失而諂佞之小人至矣。與小人處，則天下之事，不論可知。吁。

重民第三

蓋聞古之王者，授版則拜，竊意萬乘之尊，爲其民貶抑。若是嘗疑焉而不取，旣而思之，國之所以昌，四夷之所以靖，朝廷之所以隆，宗廟社稷所以血食悠久者，微民不能爾也。夫天以億兆之命託之君，君以億兆之命託之相，是知相也者，爲君保民者也；君也者，爲天爲祖宗保民者也。天以是託我祖宗，祖宗以是託我，我不敢與，敢不慎與。苟受其託而不能使之遂生安業，乃從而擾之，虐之，犬彘之，草菅之，則是逆天而違祖宗之命，以自戕其國也。而可乎？彼爲民者，固不敢與校，然於天之心。

於祖宗之心其能無所戚歟嘗謂愛民者無過於天無過於祖宗天生之難祖宗得之爲尤難王者知其如是凜凜焉未嘗不以民生爲重聞其害而除之覩其利則舉之牧守非其人則易置之今夫鷹師圉人所掌者不過人主服御之一物而人尙以內侍重之刺史縣令乃爲祖宗爲國家牧養斯民者反視爲不切而慢卑之是愛民不如鷹犬受祖宗國家一方生靈之寄者反不如內侍豈不顛倒失體哉大抵下之所爲惟上是視在上者誠有重民之心而天下不治者古今無有也

遠慮第四

天下之事知其已然不知其將然者衆人也因其已然而將然未然逆而知之非深識遠慮者不能室已焚而徙薪舟已溺而市壺疾已成而求艾雖殫力爲之無及矣今夫隆然之堤有容蟻之穴宜若無所損然周於識者必塞而實之慮其久而必底於訐潰故也天下之事皆能如是慮之尙何後患之有哉大抵自古國家之所以不治臣子之所以不軌固非一朝一夕之積良由今日以某事爲小過而不諫明日以某人爲小罪而不懲日引月深不自知其禍亂之成也故臣之於君獻可替否而不敢萌一毫姑息之心始以爲無傷卒至大可傷

始以爲不足慮。卒至深可慮。惟君子爲能見微知著。思患而預防之。於飲宴則防流連。於田獵則防荒縱。於營繕則防踰制。於貨財則防損民。於爵賞則防僭及。於刑法則防濫殺。於君子則防踈遠。於小人則防玩狎。於聽覽則防容奸。於征伐則防黷武。夫君之於臣。亦有所當遠慮者。雖愛而不錫以過分之賞。雖舊而不授以非據之官。雖親而不交以褻瀆之談。蓋尊卑之分嚴。則上下之體定。上下之體定。則禍亂無自而生。天下之事。可次第而治矣。

調燮第五

人皆曰燮理陰陽爲宰相事。然舉世第能道其辭。迨不知陰陽何術。可以燮理。按書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蓋周之三公。卽今宰輔。而漢丞相平亦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厥後又有災異免三公之制。世俗所云。蓋本諸此。竊嘗卽是以思宰相所以調燮者。非能旱焉而使之雨。雨焉而使之暘。要不越盡人事以來天地之和而已矣。夫天之與人。若判然而實相表裏。蓋政事順則民心順。民心順則天地之氣順。天地之氣順則陰陽從而序矣。若乃怙勢立威。挾權縱欲。惡人異己。諂佞是親。於所言者不言。於所救者不救。上下相蒙。惟

務從命。如此欲望民心順。陰陽之氣和。難矣。大抵天道之災祥。視民心之苦樂。民心之苦樂。視政事之失得。政事之失得。視宰相之賢與不賢。昔丙吉舍死人問牛喘。自以爲得體。殊不知天道逆順。當於政事觀之。固不在區區一牛之喘與否也。晉庾冰爲相。或謂天文錯度。宜盡消禦之道。冰曰。元象豈無所測。正當勤盡人事。冰之此言。可謂簡明切要。深得宰相之體者矣。苟政事脩整。雖陰陽之和不應。乃天道之變也。又何慊焉。苟政事靡焉。焚焉。而不理。雖禎祥集而風雨時。若顧敢以爲治乎。嗚呼。凡爲相者。誠能以是求之。則天人之理瞭然矣。

任怨第六

夫爲人臣。惟欲收名。而不敢任怨。此不忠之尤者也。居廟堂之上。凡有所爲。惟當揆之以義。義苟不失。悠悠之言。奚恤哉。今夫兩軍之交。兵刃叢前。而心誠報國者。尙冒之而不顧。夫臨政之與臨敵。其安危利害。相距霄壤。此猶顧惜。抑不知於萬死一生之際。爲何如。昔范文正公患諸路監司非人。視選簿有不可者。輒筆勾之。或謂一筆退一人。則是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其如一路何。嗚呼。如是處心。斯不負宰相之職矣。大抵天下之事。有易有難。有利有害。難而有害者。人多辭避。利而易行者。

人多忻然以爲殊不知官有長佐之分體有勞逸之殊長者逸而佐者勞此天地之大義也以朝廷言之君上逸而臣下勞以一家言之父母逸而子弟勞以一身言之頭目逸而手足勞嗚呼人而知此者必不遺君父以憂措其長於衆怨之地矣近代爲執政者往往姑息奸名一疾言厲色不敢加於人事或犯衆激使居己之右者發之嗚呼夫治家而使父母任其勞爲國家而使君長任其怨尙得爲忠孝乎哉况有罪不責有善不旌雖三代不能爲治故刑罰不患於用直患乎用之而不公昔桓公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諸葛孔明廢

分謗第七

廖立而立聞亮死輒泣下爲宰相誠能公其心如是則天下蔑有不服者矣

夫共署聯事一人努力而前則餘者皆當輔相以成其志苟彼前我却彼行我止動焉而不相隨語焉而不相應則事功之成者能幾此古人所以有推車同舟之喻也其或共舟以濟而一人溺焉則凡在舟者無論䟽戚所宜并力以救之此賢不肖之所共知也况同爲臣子同受天下國家之寄者可坐視一人被禍而不恤哉使其爲一己之私自貽伊戚固無足恤其或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公家之務。一以大公至正處之。彼非爲己爲家而得罪。則凡同官者。安得不挺身而前。與之共難也哉。大抵一人不幸而得罪。爲長者若曰。此我之罪。爲貳者亦曰。此我之罪。使闔堂之人皆爭引爲己罪。則彼獲罪者。雖不能釋。亦必不至於重論矣。古之敢於諫爭者。其遇不見聽納。至謂與其殺此人。不若殺臣。尙爲如此求解。其肯坐視同官冤抑而不省哉。嗚呼。使分謗引咎之事。爲宰相者。誠能力行於今。將見士大夫之名節愈厲。民間之薄俗可敦。而國家他日亦不患其無仗義死節之士矣。一事之行。所繫如此。孰謂任怨分謗爲宰相細

行哉

入日應變第八

事機之發。有常有變。常者中人處之而有餘。變者雖上智亦有所不足。樽俎之下。卒然而報兵遽然而聞寇。則當詳其虛實。度其逆順。殆不可一聞其言。輒倉皇上變。徵發百出。未見敵而先自撓也。且事固有聲虛以釣實。乘間以拘利。傳微爲巨。以無形爲有形。疑似之間。不可不察。若夫國有大奸。境有大敵。彼旣非常。而吾則以非常之計備之。若乃泥文守經。終見動輒有礙。而事亦無所濟矣。故古人遇此權以濟才。隨宜制變。如丸轉於盤。

而不出於盤如水委曲赴海而不悖於海王商聞大水之言君臣皆驚而商獨必其無事桓温將移晉祚聲誅王謝而謝安雍容談笑以折其鋒回紇吐蕃合兵涇陽郭子儀單騎以往喻蓋宰相者非常之任也居非常之任獨不能爲非常之事可乎故前輩謂鎮定大事非至公至誠不能或死或生舉置度外嗚呼世常以大臣國家柱石者其謂茲與

獻納第九

人臣之納言於君也事未然而言之則十從八九無事則游畋般樂日相親比一旦有所不可乃左遮右挽極

其力以救之殆未見其濟者政使或允亦必出於勉強而非其本心若夫善於納言者則不然或因進見或因講讀或自燕居先事陳說如是則國安如是則國危如是則爲聖君如是則爲暴主或引古昔或援祖宗必使之心悟神會表裏洞然乃可陳善而無扞格之患昔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大臣事君職當如此古人甚至有難於自言者往往旁召者年宿德置諸左右使人君有所畏憚而不敢恣則其爲慮亦深遠矣雖然臣之於君也入則懇懇以盡忠出則謙謙以自悔凡所白於上者不可洩於外而伐諸人善則歸君

過則歸己。其若是者，非欲遠嫌避禍。大臣之體所當然也。坤之六二，含章可貞。蓋亦此意。嘗見近代執政有所建白，嗷嗷焉。惟恐人之不知。卒至讒譖乘之。中途見棄。易大繫所謂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諒哉。

退休第十

博施兼善，士君子通願也。然有志而無才，則不能。有才而無位，則不能。有位而不見知於上，則不能。見知矣而小人聞之，則不能。嗚呼！此士大夫所以出而用世之難也。上焉，恥其君不及堯舜，下焉，思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世俗所樂。若聲色，若宮室，若珍異車服。

之奉，一皆無有。其所有者，自頂至踵，天下國家之憂而已。爲君上者，誠能亮其如是之懷，凡有所言，優容喜納，猶或庶幾。其或疑其奪權違己，賣直售名，將見舉動皆愆，而身死無所矣。所以自古忠直爲國者少，阿容佞詐，惟己之爲者多。此無他，蓋由爲己則有福而無禍，爲國則有禍而無福故也。嗚呼！人君能以是思之，則凡盡忠於我者，萬不至於譴責矣。雖然，聖人謂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爲人臣者，亦當燭幾先見，退身於未辱之前。庶幾君臣之間，兩無所嫌。嘗見前代爲臣不免者，大率皆由知進而不知退，戀慕榮寵，以致之。殆不宜獨咎國家。

也。或謂不可則去，無乃於君臣之間太薄。竊謂君臣以義合者也。其所以合者，非華其爵也，非利其祿也。不過欲行其道而已矣。道行則從而留，道不行則從而去。不使久而至於厭鄙誅竄之地，乃所以厚君臣之分也。奚薄焉。

廟堂忠告

三事忠告後序

士生於時，學古入官，期得以盡其爲政之要者，亦惟曰：脩身立事，忠君愛民四者而已。四者之行，求於古人，不師其跡，而師其心，心同則志同，志同則道同，而所爲之跡有不與焉。蓋學古者，能於是乎求之，庶有以得之耳。予自拜官於此數事，罔探萬一，於心恒爲慊。旣得吾鄉濟南雲莊希孟張先生三事忠告之書，觀其所述，脩身之則，行事之實，事君之忠，愛民之仁，與夫裁制應變之理，曲折去取之宜，靡不旁搜古今，窮究同異，誠有以關道元之會合，崇治化之根本，恢弘體制，敦尚民風，使凡

仕者得以觀感興起。則正心脩身。必和而平。必順而祥。推而用之。無往不達矣。是知先生心古人之心。以成是書。而屬望於後學者。爲不淺也。心其仁矣乎。予惟勉力是書。求欲心先生之心也。胡可及哉。噫。有善而弗知。是不明也。知善而弗傳。是不仁也。繇是謀諸同寅。謂夫吾儕際遇文明。膏沐道化。且得相與注意。是書知善其善。皆能脩省。以敬其事。砥礪以全其節。豈非名宦中之樂乎。予將翻刻。不敢自私。何如。衆皆曰。俞。於是命工鋟梓。以廣其傳云。

宣德六年辛亥夏四月望日河南府知府東魯李驥序

跋三事忠告後

夫政典刑書。往往法吏之撰。在天下者。汗牛充棟。漫不可數。率皆明刑弼教之言。弗容於議。然其忠君愛民之誠。泣事律己之要。切於身心。益於天下國家社稷生民者。未有若三事忠告一編之明且盡者也。三忠告乃元齊東張文忠公雲莊先生在官時所著也。先生爲縣。著牧民忠告。爲臺。著風憲忠告。旣而入相。又著廟堂忠告。自少而壯。而老。其爲民憂勤惕勵之心。藹然爲國。溢於文章政事之間。其言渾成。其氣節忠毅奮激。其立心制行。光明正大。不芥蒂。不詭隨。真太羹元酒。服之自不覺。

飽醉人腹也。復出尋常輩萬萬矣。我國初先正搢紳序是編。顛末揄揚盡也。顧瑛淺薄。奚容復喙。第平日讀先生之書審矣。飲先生之清風高節。獨深且久矣。恨不獲登先生之堂。聆先生之謦欬。而徒仰瞻於百載之下也。故不容於默默。予舊冬自商轉蔡。蔡之鄉進士張宗德。出是編以示予。予惜其文之模蝕也。爰梓而翻刻之。使天下後世之爲人相爲人牧者。履蹈之際。以是爲法程。故不揣固陋。掇拾數言。尾於諸縉紳之後。特以記歲時耳。

正德十三年戊寅秋八月望鄉進士文林郎知上蔡縣

事長洲鄭瑛撰

吾先人文忠公爲有元名臣。其生平大概見于三事忠告一書。數百年來。士大夫莫不心焉慕之。以爲讀其書猶可想見其人。家藏原版。閱時既久。字畫斷缺。其累於上下文義者不少。予欲正之。恐負擅改之罪。吾友名官次公儲元字慎節諱家頤王先生者。學古有獲。士也。嘗稱述文忠公不置。余遂持書與之。訂証厥疑。而渠亦樂於從事。數日內。句晰畫真。因付剞劂。重梓以爲家珍。是書也。讀之者。或有助於經濟。至于表章之力。慎節與有功焉。前此是人賴以不朽。後此吾家賴以不墜。後之繼承當有感于斯言。

